

## 中國的立場與日本的責任

胡蘭成

東亞會不會捲入歐戰，中日戰爭會不會成爲第二次世界戰爭的一部份，這要看中日問題如何解決，要看日本還是與中國平等合作以保東亞的安全呢？還是挾制中國，作成兩國軍事單位，以之對第三國作戰？此外有沒有第三條路呢？日本是否可以挾制中國、作成兩國軍事單位、不以其對第三國作戰，而以之防衛東亞的中立呢？不可能的。

什麼纔是中日兩國的平等合作呢？即是日本不以戰勝國自居，不要求中國割地賠款，不要求任何特權，而只要求互惠，以此作成中日和議，以此建立戰後中日兩國並行發展的基礎。僅僅是不割地，不賠款，中國人民是仍然不能放心的。必須經濟內政軍事外交都不受日本的干涉，纔能算是無損於中國的主權。中國人民有需要日本即刻明瞭解釋其動作的幾點：第一，日本在華總司令部的成立，是不是拿它來大舉進攻中國，或者是拿它來促成新政權，控制新政權呢？若說是拿它來大舉進攻中國，那便是日本忽然改和議爲征服；那麼，中國人民的答覆將是，以繼續抗戰來再度證明中國的不可被征服。不過，日本在華成立總司令部的姿態現在已相當明白，並不打算大舉進攻中國。但是，日本如果是拿它來促成新政權，控制新政權的呢，那麼，中國人民的答覆將是這樣：是否產生新政權，只能由中國人民根據其自身的需要來取決，不能是爲了日本的緣故。在蔣介石却持下的重慶政府是不能議和的。這並不是因爲日本要求蔣介石下野，我們纔來說重慶政府不配做和議的主體；而是因爲蔣介石却持下的重慶政府始終依賴英國，而英國又是沒有可能調停的。英國調停失敗，蔣介石政府也會企圖通過德國來議和，現在則又在企圖通過蘇俄來議和。但都是無

效的，因爲德國在遠東的地位不足以調停，蘇俄在遠東的地位更不足以調停，何況現在英蘇且將成爲交戰國，而美國又對蘇俄操縱歐戰表示不滿，蔣介石政府企圖通過蘇俄來議和，將只有更加在列強的衝突中間被軋死而已。要議和，必須重建議和的主體，這原是很自然的。這個議和的主體，必須不是爲了英國和蘇俄而和，也不是要通過英國或蘇俄來和，而是爲了中國自身的利益而和，通過中日直接交涉來和。不但議和要重建議和的主體，即使中國是逼得要繼續抗戰下去，也是要重建抗戰的主體的，這個抗戰的主體，必須不是爲了英國或蘇俄而戰，也不是依靠英國或蘇俄來戰，而是爲了中國自身及全世界被壓迫者的利益而戰，依靠中國自身及全世界被壓迫者的革命力量來戰。蔣介石政府必然是要沒落的，不僅因爲它是不配做議和的主體，而且因爲它是早已不配做抗戰的主體了。今後無論是和是戰，新政權的醞釀與出現將是一樣的不可避免。我們要指出的只是，戰爭是政治的繼續，而議和又爲抗戰的繼續，和與戰雖是兩個政策，但執行政策的主體却是一個。新政權如果出現，它應當是具有爲國家民族的利益而執行政策的自由，它不僅是爲了議和，也是爲了戰後的建設，萬不得已時而且可以戰爭。如果說光是爲了議和的，這個新政權便將不過是傀儡。中國人民因爲是不願做英國的傀儡，蘇俄的傀儡，纔來跟從汪先生的領導的，須不是以爲做日本的傀儡要比做英國的或蘇俄的傀儡好些。

日本必須明白表示，在華設立總司令部並非如同關東軍之於「滿洲國」那樣來製造新政權對付新政權；在華設立總司令部後須不是經常的機關，而只是暫時的機關，其任務只在約束華北華中華南的日軍

，和議成立後撤兵問題一有具體的解決，總司令部即應撤消。否則決非中國人民所能同意。否則，中國人民雖將仍然進行組織新政權，但這個新政權將不是用來議和，而是用來繼續抗戰，繼續抗戰到日本覺悟，纔來表現其為議和的主體。至於駐兵問題與撤兵問題，我們也有顧慮。近衛聲明及汪先生電，指定在防共協定期內日本在華駐兵至多以內蒙附近為限。但日本最近與蘇俄成立停戰協定，這個停戰協定的範圍所及，實際上可以說是等於互不侵犯協定；而最近日本報紙轉過鋒頭攻擊美國，有謂美國如不修正其對日政策，則太平洋且將成為戰場云云（見九月二十日大陸報轉載），這是說，日本現在正徘徊於對第三國作戰的邊沿，能否避免捲入大戰漩渦，一點把握都沒有，這不是很危險嗎？由於這種危險的感覺，日本是不是打算來作成中日軍事布洛克，以備萬一呢？駐兵地帶以內蒙附近為限，期間以防共協定期間為限，這個我們相信日本會有誠意遵守。但日本是不是打算駐兵問題上讓步，而在撤兵問題上取得補償呢？日本要是堅持地把華北華中華南的撤兵期延長，延長到成為變相的駐兵，而在華總司令部則來負起關東軍司令部那樣的任務，以備國際形勢惡化，日本可以挾持中國以與第三國作戰，那麼，中國人民是要堅決反抗的，我們並不像重慶政府那樣說不負責任的話：『先撤兵後議和』，但我們主張撤兵問題的解決應如近衛聲明及汪先生電關於駐兵問題那樣，在原則上先有一個規定，以為開始和平談判的前提之一。

第二，關於經濟提攜，日本在淪陷區鍛鍊了許多既成事實其中有些是為中國人民所絕對不能同意的。舉其甚者，華北聯邦準備銀行及華中華興銀行，其資本額之分配現狀，及其業務管理現狀，實為有損於中國主權。最近並聞日方正急激策勵設立皖民蘇民粵民等銀行。如果聽其自然，將來聯邦準備銀行及華興銀行將為中國對外貿易及外匯的支配者，而皖民蘇民粵民等銀行則為中國內地工商業的支配者。要是這樣子，不但非中國人民所能接受，即使日本以壓力支持下去，

亦必把中國弄成四分五裂，因為中國原有中交農四行及其體系下之地方銀行，與聯邦準備銀行華興銀行及其體系下之皖民蘇民粵民等銀行必難以調和，而英美對日衝突及中國內部政潮且將以此兩大銀行壁壘為戰場，中國將無寧日。東亞將無寧日。我們主張做照近衛聲明及汪先生電規定駐兵問題之例，將經濟合作問題當中關於聯邦準備銀行華興銀行及其體系下之皖民蘇民粵民等銀行全權交回中國政府，作一原則上之規定，以為開始和平談判的前提之一。

以上幾點如果不能辦到，則不割地不賠款徒成虛語，日本不要獨佔中國的諾言亦徒成虛語，而中日和平將不可得。歷史上固有割地賠款以和而仍不失為愛國者，今日日本有以戰勝國自居之諾言，誠為中日兩國之幸，但日本之實際要求要是不能與此諾言相符，則我們寧願以戰敗國自居以與日本議和；但自承戰敗，仍然是有程度的，過此程度則為亡國而非戰敗了。戰敗國沒有資格在戰勝與戰敗之間來一個選擇，但可以在戰敗與亡國之間來一個選擇，這個選擇的手段便是繼續抗戰，以待日本的最後覺悟。要是日本終於不能覺悟，則兩敗俱傷在我們是不得已，在日本是要對歷史負責的。日本應當明白，要是不能尊重中國的平等地位，則和平不可得，中日戰爭優持下去，且將迅速捲入歐戰而為第二次世界戰爭的一部份。要是日本拋棄其不獨中占國之諾言，則和平不能穩固，第三國對日關係的尖銳化，也將迅速捲入歐戰而為第二次世界戰爭的一部份。歐洲列強以武力維持和平，召來的是戰爭不是和平，日本也不能以中日軍事布洛克來防衛東亞的和平，而只能以中日平等合作互相尊重來防衛東亞的和平。

迎 歡

批評， 定閱，

介紹， 交換。

## 還期望蘇聯什麼

余志遠

革命者說蘇聯是反動者的集中營，保守者說蘇聯是和平的擾亂者，他們對蘇聯無所希求，亦無所期望，惟有責備與警戒，因之蘇聯自革命後，逐漸失掉世界革命領導者的寶座，而與一般資本主義國家也始終沒建立起密切的關係。這是世界各國的革命者與保守者對蘇聯共有的情形，在我們中國，無論邦交，或者人的集團對蘇聯的關係都有些特殊。

中日戰前，中國有一般靠虛布為生者，有一般靠蘇聯獵官者，有一夥藉蘇聯的外力維持其割據勢力的存在者。這些人說話無異蘇聯的傳聲筒，支配這些人行動的大腦也在蘇聯。九一八以後日本佔據了中國的東北四省，蘇聯遂與東亞之強者日本為鄰，東方邊境西伯利亞一帶感受威脅。日本的大陸政策也以蘇聯為假想敵，日本為敷衍英美關係，集中國內人力，也以進攻蘇聯為煙幕，日蘇關係因此緊張。蘇聯無抵禦日本之充分力量，便一面向日本求饒，要求立互不侵犯條約，一面怂恿中國抗戰，間接減少日本所加給蘇聯的威脅，到底中國有一夥效忠蘇聯的中國人，能替斯大林發言立論，敦促政府，鼓勵戰爭，中日戰爭終於爆發了。蘇聯的陰謀得售，依靠蘇聯獵官者的目的得達，從前蘇聯所謂協助中國抗日的諾言，在中國的代表人所謂蘇聯出兵援助中國的宣傳，全為炮火打的一錢不值。出兵的宣傳成了泡影，陣線論的外交抬上宣傳的舞台。談陣線有所謂「民主」，有所謂「法西斯」，民主陣線中的國家是英美法蘇，蘇聯是自稱為「最民主」的國家，蘇聯當然是民主陣線的統帥了。中國外交以加入民主陣線為有利，推而及之，當然是先要接近最民主的蘇聯。你想接近蘇聯麼？德意日是反共公約的簽定者，是蘇聯的敵人，接近蘇聯必須疏遠德意日

，中國已與日本開火，敵視到極點了，還與德意有邦交，代言人說未免對蘇聯不住，應當與德意斷絕邦交。由此而推陳出新，凡是為獲得國外接濟，主張加強對德意邦交者，都被他們指為漢奸。陣線外交終是一句宣傳的口號，中國希冀獲得的民主國的援助，依然存在於漂渺無何有之鄉，即是「最民主」的蘇聯，也未見有什麼切實幫助。及至廣州陷落，對外通路完全失陷，依附蘇聯為生的中國人又得到宣傳的機會。他們說東南既無路可走，只有打通西北道路，獲得蘇聯接濟。西北道路通了，不管運輸的運費如何，所得蘇聯的點滴接濟，還是以礦產換來的，更進一步的切實的有援助，仍是紙上談兵。代蘇聯立言者仍不氣餒，他們將蘇聯不肯援助中國的責任，推在英法身上。如果英法能在歐洲幫助蘇聯，結成英法蘇陣線，蘇聯西顧無憂，便可東向幫助中國壓迫日本了。今年三月以來開始的英法蘇的同盟談判，蘇聯是故意作態，中國一些代蘇聯發言的傳聲筒，一個個眉飛色舞，以為英法蘇的民主陣線行將結成，反共的國家要遭受壓迫，靠着蘇聯維持生存的某些中國人，要升官發財擴展割據勢力了。斯大林固然不給其往日的宣傳留迴旋的餘地，也太不給誠實傳話的某些中國人撐腰，蘇聯不僅拒與英法為友，反與希特勒定立互不侵犯條約，結成軍事同盟，準備抗拒英法，瓜分波蘭，蘇聯的當政者走這一著，不能不令我們佩服他們謀國之忠，同時也不能不令我們驚歎他們的置中國的傳聲筒於何地？中國一些代蘇聯發言人的陣線論，走到此地，已逢絕路，他們還強顏辯解，說是蘇聯為獲得在遠東行動的自由，故不惜與德國訂約言好。蘇聯真是如此，那太可欽佩，全是為我們犧牲已往以高唱「反侵略」獲得的榮譽。豈知蘇聯並不如此做，又東與日本

對立謀奪停戰協定，便從西境出動紅軍進攻波蘭了。蘇聯的外交變到此地，口號再怎麼唱？由高唱反「法西」而與「法西」結合，由高唱「反侵略」而與侵略者共同行動，瓜分鄰國。這種半圓周的大轉變，直弄得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也不敢也無顏登一字，發一言了。我們早就說，德意的反共，與蘇聯的反侵略都是別具作用，而且殊途同歸的，蘇聯的政治在根本上也與德國相差無幾，蘇聯叫的口號不與別國相同，也是為的本國的利害，不得不如此的辦法，這有事實證明。

蘇聯承戰亂之後建立其所謂社會主義的國家，雖然擁有一萬萬七千萬人口，佔有地跨歐亞的廣大土地，既不是個富國，也不是個強國，不過政治經濟制度的表形稍異於他國而已。任何一國的外交皆以發展本國的權利為中心，蘇聯在此點上當不異與世界任何國。所以蘇聯在立國之初，因國基不固，當時又值大戰之後，各國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頗為澎湃，故蘇聯以發動世界革命為號召，以促進各國的紛亂，蘇聯便可因各國紛亂，減少敵對的力量，以鞏固國基，偷閑建設。一九二八年以後，世界革命的成功，已變成幻想，蘇聯革命後的建設，經過新經濟政策的補救，人民仍不免於飢餓，國內的騷動，也是日趨激烈。至此，蘇聯的外交政策為之一變，不復以世界革命作外交的幌子，斯大林建設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登上舞台，遂分頭與素所詛咒的資本主義國家，恢復正常關係，簽立商務協定。這時候斯大林正傾全力埋頭於國內建設，剷除異己，對外的和平是斯大林所需要的。所以蘇聯所表現的，對內是五年計劃的建設，對外是以定立多邊互不侵犯條約，維持和平。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掌握德國政權，重整軍備，標榜反共，蘇聯的西陲感受威脅，斯大林乃要求與各民主國合作，增加自己的威勢，減少敵人的力量。國際聯盟本來是蘇聯立國以來賣罵的對象，一九三四年蘇聯也加入國際聯盟，成為國聯的台柱了。自此以後，蘇聯的外交，以國際聯盟為工具，藉口集體安全，抬出陣綫外交。想以轉綫外交的法寶，製造英法與德意的對立，促成英法與德意的

火拚，蘇聯好趁各國火拚的慘劇中，增進國力，或者趁火打劫。所以在意阿戰爭時，蘇聯則申斥意大利，慫恿英國與意大利開火。英意戰爭沒能為蘇聯挑起，西班牙內戰又起了。德意幫助西班牙的國民軍，英法雖同情政府軍，却主張不干涉西班牙戰爭，蘇聯便罵英法的不干涉政策是縱容侵略者。其實英法如干涉西班牙戰爭，即是歐戰爆發，勢必演成英法與德意開戰，蘇聯幸災樂禍的陣綫外交得售其毒計。西班牙問題未了，捷克問題又引起歐洲的緊張局面，法捷，法蘇，蘇捷皆定有互助協定，捷克遭受侵略，按道理說法國應當援助，蘇聯也應當援助。假使蘇聯反侵略的宣傳，是事實的話，即令法國不援助捷克，蘇聯亦當挺身而出，援助捷克，抵抗侵略，伸張正義。可是蘇聯如果這樣做，便是蘇聯與德國衝突，而英法置身事外了，豈不與蘇聯陣綫外交的目的相反。所以法國不援助捷克，蘇聯便將捷克被侵略的責任全推在法國身上，自己落個清白。希特勒又向波蘭用兵了，英法想與蘇聯合作，共維歐洲和平，蘇聯想使英法與德國開戰，建立蘇聯自身的超然地位。在這種目的下，德蘇商約，德蘇互不侵犯協定，軍事同盟，全成立了，結果是希特勒打敗波蘭的主力，蘇聯也跟着以保護白俄羅斯，烏克蘭的民族為口實進兵波蘭。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於十七日說：「蘇聯對於烏克蘭及白俄之同胞，慘遭遺棄，不能袖手旁觀，決計予以援助，因此，蘇聯政府以照會致波蘭駐蘇大使，告以紅軍領袖，業已奉令出師，以保衛烏克蘭人及白俄羅斯人之生命財產。」號稱革命的紅軍竟藉口保衛與本國民族有關係之民族侵入波蘭，與希特勒以保護日耳曼民族對捷對波用兵的理由，有什麼差異？蘇聯這種乘人之危的可恥行動，我們中國還有些人昧着心代蘇聯解說，說是為國防，為防止德國過於膨脹，還是托洛斯基說的好，他於十八日談話稱：「第三國際自多年以來，即大事宣傳，謂宜與各民主國成立同盟，以與法西斯主義相抗，時至今日，蓋已圖窮匕見矣。查蘇聯政府迭次所進行之清黨運動，或以布爾色維克老黨員與國社黨相勾結

爲口實，而予以剷除，此乃一種煙幕彈，俾史太林得與希特勒從容相勾結，即在愚夫，茲亦可恍然大悟。通者英法兩國軍事代表團與蘇聯國防人民委員伏羅希羅夫上將磋商協力保衛波蘭國時，伏羅希羅夫及其參謀人員同時又會同德國草擬瓜分波蘭國計劃，英國首相張伯倫法國內閣總理達第波蘭國外長柏克上校，既已受其愚弄，即蘇聯與全世界勞動階級，亦復受欺，現已大白於世矣。至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莫洛托夫所謂蘇聯紅軍行將完成光榮的任務，實乃一種恥辱。蘇聯紅軍所奉令征伐者，即希特勒所已征服之民族，蘇聯政府爲虎作倀，竟令紅軍犯此可恥的罪行，自必永蒙羞辱。

蘇聯在歐洲是挑撥戰爭，乘機漁利，在遠東也是如此。必須使與蘇聯爲鄰的大國強國，全陷於混亂，全成立敵對狀態，蘇聯才可以減少威脅，高枕無憂的從事建設。遠東與蘇聯爲鄰的強大國家，一是中國，一是日本，蘇聯挑撥離間的技術在歐洲施之於英法德意，在亞洲則施之於中國與日本。其始也，蘇聯幫助中國革命，以反英抗日，繼則怕中國革命成功，增加蘇聯東方的壓力，便破壞中國革命，蒙養中國共產黨，發動長期的破壞中國統一的內亂。及至日本佔據了中國的東北四省，蘇聯不但不助中國抵抗，反而向日本討好，出賣中東路，提議訂立互不侵犯條約，美國雖以恢復邦交拉攏蘇聯，蘇聯仍是無動於衷，頻頻向日本讓步。九一八以後，日本以外正式與「滿州國」發生外交關係的，就是以反侵略自命的蘇聯。九一八以後一直到中日戰爭，英國由祖國變成助華，中國的國力也日漸強大，蘇聯便與中國進一步交好，敦促中國武力抗日。但是蘇聯對於中國的幫助，口號多於事實，口惠而實不至，去年國聯大會決議各會員國除執行歷次決議外，且可以各別採取第十六條所規定之各項辦法，蘇聯以擁護國際聯盟，反對侵略，援助中國自命者，應該根據國聯大會的決議，實行第十六條所規定之辦法制裁日本了吧，可是李維諾夫在大會聲明：「蘇聯政府刻準備在報告書之外，參加集體步驟，以便使國聯得以執行其

對於中國之約定。個別制止侵略，收效甚少，倘其他會員國同意實行集體步驟，蘇聯政府願參加。」這明明是蘇聯惟却個別實行十六條之藉口。如果各國援助中國，也應該由蘇聯起首，因爲中蘇兩國疆土相接，而且蘇聯是以援助被壓迫民族自任者。蘇聯以干涉西班牙內戰，屬望於英法，英法不肯干涉，蘇聯便罵英法助長侵略。如英法以實行第十六條，屬望於蘇聯，蘇聯也推托了責任，罵蘇聯者又是何人呢？這也難怪，蘇聯外交的目的，即是使國不安定，各國對立，蘇聯在和平中建立成世無其匹的強大之國。所以在宣傳上即以實行仁義道德責之他國，男盜女娼的勾當蘇聯便自任了。明瞭蘇聯外交的真意，知道蘇聯宣傳的面目，早就該對蘇聯無所希冀與期待。偏是有般不長進的人，依蘇聯作爭權奪利的靠山，不管蘇聯說的話是真是假，蘇聯對中國的諾言是玩弄抑是真實，蘇聯對中國的援助是可能抑是欺騙，她們總不肯承認蘇聯這個紙老虎，還千方百計的替蘇聯解說。過去他們強爲蘇聯辯解，還有可說，到了蘇聯西聯德國瓜分波蘭，東與日本和好，而仍舊製造東亞亂源，繼續犧牲中國的現在，我們還期待蘇聯什麼？期待蘇聯與日本瓜分中國麼？不是沒可能，蘇聯早趁中國內亂時，拿去了我們的外蒙古，假使日本的軍事再有進展，如同德軍擊破波蘭主力之後，誰能逆料蘇聯不以保護中國共產黨割據的地方爲名，或以保護外蒙，保護新疆爲名，而出兵佔領我們的西北各省。這是愛國的中國人引爲憂懼的，也或者是依蘇聯爲生者，終日期望的。

波蘭有滅亡之道，因爲它立國於兩大之間，不能與任何一國建立親密的關係，而還靠英法的援助。中國呢？立國於日蘇兩大國之間，既爲蘇聯利用與犧牲，又與日本爲敵，此種國際關係不能急速改正，徒望遠方的英美援助，未來的命運，是很可悲的。

## 英大帝國外交的苦悶

張仲秋

張伯倫繼鮑爾溫為英國首相以後，即以綏靖政策為主要方針。一部「我的和平奮鬥」，寫得很清楚。承認意大利吞併阿比西尼亞，訂定英意協定，對於西班牙實行不干涉政策，默許德國吞併奧地利，贊助德國吞併蘇德台，米美爾，以及急急的承認西班牙佛朗哥政府，這一切，雖然就國際正義感，就維持上次歐戰後的國際現狀看來，我們感到張伯倫不免過份的犧牲弱小國家，或者是在實行陣線論者所云的「討好」政策，坐使德意強大，削弱法國在中歐的霸權，不過就大英帝國之保全與維持講來，張伯倫確已盡了最大的努力。他使龐大的，而無決勝把握的大英帝國，免掉了在戰場上被人審判的機會。大英帝國的弱點，雖已因此被歐洲兩大強國看穿了，但對於大英帝國的殖民地，則確已掩飾過去。同時，最重要的一點，是在英國這一串讓步中，他已推翻了上次歐戰以後法國在歐洲的霸權，而強使法國要依存於英國援助。英法霸權爭奪之勝負既決，在英國支持下之希特勒，又要開始威脅英國的霸權了。這一點，當是張伯倫未料到的。

希特勒吞併了捷克，威脅波蘭匈牙利與羅馬尼亞。意大利也併吞了阿爾巴尼亞，國際局面，日趨嚴重。歐洲各小國，遑遑不可終日，大英帝國的霸權，也開始動搖，於是張伯倫希望以大英帝國之「聲威」，來懾嚇德意。未得到蘇聯的切實援助，先保證了波蘭與羅馬尼亞的獨立，實行了路易喬治所說的「不智行動」。為東地中海的安全，更與土耳其訂定互助公約，保障希臘的獨立。這些行動的背後，都需要鉅額借款，方能使各國有力整軍經武，但是大英帝國只是口惠而實不至，並且這些借款的用途，又被規定為去繁榮大英帝國的工業。對外的政治借款，當作了對內工業救濟金來使用。這樣，各小國也逐漸

命賒大英帝國的心腸。

蘇聯的拉攏，在英國實行包圍德國政策中，就原則而言，是必須作到的。但是英國未能大踏步的誠意的接洽。他想利用英蘇談判以延滯戰爭，想利用英蘇談判以作英德妥協的工具。於是紳士風度講價錢的外交，延續了四個月，終於被德蘇的流氓式外交，一擊而破。德波衝突，因是便成爲不可避免的。

在這時機，英國理應對自己的國力，能否予德國以迅速的致命的打擊。如果不能，則對波蘭的諾言，在最初即留有逃避責任的漏洞，很可利用一下。並且，實際上，即使違背了諾言，這在大英帝國也正不乏先例。只要歐洲戰爭可以避免，則英國應當是可以對德讓步的。

不想這時英國又注意到自己的名譽，張伯倫又注意到自己的政治地位，決然履行條約義務，準備援助波蘭。於是德波衝突於以開始，英法亦相繼對德宣戰。爲表示英國的決心，張伯倫會聲明要打倒希特勒主義，直至德國境內出現可信賴的政府時，方可言和。激昂，堅決，是這種聲明表面的意義。

但是事實上，英國就沒有長期——三年——作戰的決心，戰爭集中在海上的自衛。德法邊境的戰爭，幾乎是遊戲。波蘭全境，已被德軍佔領一半，而西線戰爭，尙爲「未正式的戰爭」。波蘭要求英法予以有效的援助，而英國飛機只是在德國散傳單。蘇聯已進兵要瓜分

波蘭，法國只要求波蘭作「象徵的抵抗」，蘇聯正式否認波蘭政府存在，兵已進入波蘭境內百餘公里時，西線的戰報，依然「平靜無事」！

英國究竟想作什麼呢？爲要援助波蘭，則應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予德國以致命的打擊，經濟封鎖，這次絕不如上次的有力。外交方面的活動，只在離開德義，德日，進一步的行動，我們沒有看見。援助巴爾幹小國，我們也沒有看見行動。遲緩，觀望，使外交方面沒有成績，更加證明英國與法國沒有作戰的決心。

在蘇聯開始行動以前，在歐洲，蘇聯尙可解釋作一個未知數，意大利更是一個不定份子。美洲的美國，看情形似是傾向英法，不過這是難於行動的國家。亞洲的日本，則正在待機，而希圖向英法作一要索行動。在這一時機中，德國方面頻頻傳佈德蘇義日締結新軸心關係。這時英法爲維護他們在遠東的利益，似應與日本謀一妥協。在歐洲，他應當履行他們一貫的方針，自軸心懷中拉出義大利。甚至對蘇聯，英法至少也應設法使之採取中立的態度。可是英國的外交，似已落伍，使他人之慨，既無可能，自己作小犧牲，又似乎捨不得。於是乎外交方面，又在失敗狀態中。

這一失敗的結果，表現爲意大利不滿意於英國的封鎖計劃，各中立小國也在怨訴。蘇聯正式與德國瓜分波蘭。羅馬尼亞爲之震動，波羅的海小國汲汲不能自保。土耳其在前些日子，尙熱心於英法的互助公約，現在又轉而向莫斯科方面，去求諒解了。蘇聯這一次行動，固然表示着德國的勝利，同時，也表示英法外交陣線之凌亂。自此近東與巴爾幹，將不復英國所能領導的了，他們要一個個謀自身的生存，

開始對其強大的近鄰，謀取妥協。

但是，英國在這時間作何表示呢？

波蘭政府已撥遷異國，德蘇軍隊，正蹂躪於波境。瓜分波蘭，爲波蘭樹立新秩序論調，日日盛傳，英法所表示的，則是無力的繼續抗戰，對蘇宣戰與否，尙要看事態之發展。駐蘇大使之詳悉報告。這時，英國如果不能對蘇宣戰，則仍然是違背諾言，現在如有口實，則原來的對德宣戰，便成爲不必要了。

國際局面的分野，大體上已趨明顯了。蘇聯將不復是一個中立份子，儘管他這樣宣傳，英國這樣希望。蘇聯與德國因瓜分波蘭而起爭執，是英法苦悶的自造解脫。實際上，蘇聯將與德國一致行動，向巴爾幹方面伸其魔手，在短期間內，他們不會衝突。至少在英法要拖長的對德戰爭中，他要盡量援助德國。

前些日子意大利似有脫離軸心關係的可能，遠東的日本，似乎有與英法接近的趨向，現在這趨向又有些轉變了，日蘇停戰協定，已使英美震驚，他們希望的遠東一火藥庫，似暫時加上安全設備，將來呢？或許有互不侵犯協定的可能，英國將如何的應付？歐洲的意大利，又逐漸的傾向德蘇，德蘇意日四大國的新軸心，在眼前看來，可能性已逐漸加強，老大帝國的英國，將如何應付呢？希特勒如果將把波蘭問題處理得有頭緒之後，向英法強硬的提出和平計劃，英法將怎樣辦呢？這種外交上的苦悶，如何得結束？

張伯倫似乎沒有勇氣來結束戰爭，因爲這是他政治生命中的最後一法寶。但是戰爭繼續下去，大英帝國又將如何呢？張伯倫當然明白。以和平起家，再以和平結束他的政治生命，將是最好的結局。

（九月廿日）

# 歐洲動亂與中國工業

曾寒冰

在第一次歐洲大戰期間及戰後經濟恐慌的時代，中國的工商礦業曾表現出一時的繁榮。得到多少利潤。當時的情形是：

(一) 內地城市的工廠手工業或家庭手工業都因為洋貨來源斷絕，日常需要迫切，一時頗形發達，土貨暢銷，小工商企業者都頗獲利潤。

(二) 民族新工業如紡織麵粉火柴諸業，也因為外來舶來品的減縮與外資壓力的暫時鬆弛，得到發達的機會，故當時頗得利潤。

(三) 礦產林產等原料品如錫鐵桐油之類，因歐戰的軍事需要，價格頗高，故亦得巨利。

這都是趁着歐洲大戰與戰後恐慌的時期，由中國的買辦、官僚、商人、和地主的原始積蓄，來增進工業投資的利潤繁殖，但這一黃金時期，他們都只肥潤了自己。民族工業的基礎，始終沒有鞏固起來。主要的原因有三個：(一)是原始工業資本的蓄積太薄弱。(二)是政治經濟的機構太不健全。(三)是科學技術太無基礎，所以一到歐戰過後，一方面外國工業商品的再度侵襲，另一方面是外國工業資本的直接侵入中國內地建設工廠，遂將基礎未穩的一些民族工業逐漸壓倒。雖然如此，但歐戰終究是給予了中國工業以多少好處的。

現在第二次的歐戰又來了：這次戰爭之是否擴大延長，此時尚難斷定而須看國際狀況如何變化。一班人却憧憬着第一次歐戰及戰後恐慌時期中國所伴獲的利益，以歐戰爆發之後，世界經濟已經發生變化，在外國工業商品來源斷絕的狀況之下，中國的民族工業可以抬頭，出入口貿易的逆勢可以挽救，從而中國的經濟可以發展，這種見解

，在一班普通的報章上已漸次流露，譬如新聞報上即有這樣的一段：

「歐戰爆發之後，世界經濟情勢已發生轉變，各工業國商品既不能來華，中國洋貨輸入勢必減少，人民固將因此感受商品缺乏及價格高漲之痛苦，然而此種高昂價格及巨額利潤，正為刺激國人發展產業之因素，民族產業因此勃興，而造成中國經濟之基礎，迺願前次歐戰時，因各工業國輸華商品之杜絕，乃使紡織業，麵粉業，火柴業，輕工業確立基礎，而促中國步入工業化之途徑，故歐戰有利於中國，不待贅述。」

各國對華之貿易，自九月份起，洋貨輸入中國之數量，受歐戰影響，大為減少，於是整個入超，可望減少，貿易逆勢逐漸挽回，各國貨工廠正努力增加生產，並做照洋貨製造，以資代替，政府方面對西南西北之資源，已努力開發，生產中心已移入內地，至於上海等市場，洋貨價格之飛漲，全為商人操縱戶奇之故，而買者恐來源斷絕，賣者則期待厚利，雙方均從事囤積，但此種畸形現象，係臨時性質。」

這種觀察，完全是錯誤的。一個機會的到來，要內部的條件可以把握，機能獲得利益，第一次歐洲大戰，中國雖然有前述內部三個不健全的因素，使民族工業不能乘機建立并鞏固起來，但一般的社會秩序尚稱安靜，所謂參戰，亦不過派遣一部分工人，實際上並沒有轉入戰爭旋渦。所以工業方面能乘時獲利，但這次事實上却不相同了。由於中日戰爭發生，中國失去了和平的保障，整個國家陷入於戰爭的混亂狀態，所以這次機會雖然到來，中國却無法可以把握。

本來中國在中日戰爭爆發之前，對於下次歐戰時內部三個不健全



的因素都有很大的改進。由於法幣制度的確立，社會經濟力量與工業資本的蓄積，已較上次雄厚，政治經濟機構增強，政府已經有意識地着重於工業的建設，各地交通運輸亦大進步，二十年來的科學技術雖未突飛猛進，然亦較上次歐戰時優越倍蓰，就這些條件而論，如果不失去和平，不陷入於戰爭的破壞途徑，則這次歐戰的爆發，確是中國民族工業拾頭的良機，而歐洲的延長，恐是中國民族工業鞏固的機運，但這機運都給戰爭輕輕的斷送了。我們現在只需略加考察，便知道所以不能把握這次機運的情況。

第一是在淪陷區域沿海一帶中國原有一點工業基礎的地方，工廠的所有權與資本所有者漸次轉入於外商之手。大體的情形如左：

(一) 在淪陷區域內，外資經營的工商業，尤其是日本方面，雖或因戰事關係一時停工，但跟着軍事控制進展，又很快的可以恢復，如八一三以前，日商在滬所設工廠除紗廠九家之外，尚有四十八家他種工廠，戰事發生，全部停工或關閉，但自二十七年以來，日商紗廠相繼復工，他種工廠亦相繼活動，及至如今，不但已復舊觀，而且有新工廠之增立。此外則為英美所設工廠，尚能繼續活動，至於華商工廠便沒有這種機會，但在滬特區或遷入特區之工廠雖可勉強繼續營業，然其勢已極微細。

(二) 在淪陷中的工商業經營，漸次轉移而入於外商與外資之手，如江浙一帶的淪陷區域內之蠶絲工業工廠之分佈於無錫，蘇州，杭州，湖州，嘉興，海寧，德清，上海四郊等地者，亦為日方「華中蠶絲株式會社」，所統制經營，麵粉工業，如南京揚子麵粉廠，無錫九豐麵粉廠，上海郊外之華商粉廠等，都與日商合資經營，又如上海江南造船廠浦江永利化學工業社硫安廠，則均經委託形式而入於日方工業會社之手，此外紗廠方面原為華商資本獨立經營，自戰事發生以來，改由日商收買，承辦或逕加以管理者，所在多有，如青島之華興紗廠，濟南之仁豐，成通，成大紗廠，唐山新華紗廠，山西之晉華，

晉生，大益成雅裕紗廠，益普染織廠，石家莊之大興紗廠，大多由鐘淵，豐田，裕豐，上海國光各日逕由日方軍事當局或直接加以管理與收買，此外如水泥工業，全國十一家，除重慶，溥利水泥廠尚為華商經營，餘如唐山啟新洋灰公司，濟南致敬水泥公司，上海華商水泥公司，龍潭中國水泥公司，太原西北洋灰廠，南京江南水泥公司等均已入日商之手或與爭取與控制之中。所以上述這些工業都已失其民族性質，如果因歐戰興起，中國可以獲利的話，這些利益便輪不到中國自身，而為日商所有了。

(三) 除上述二項狀況之外，其餘許多工廠，則大部燬於砲火，青島，天津，上海，諸地頗多，而尤以上海損失最重，其未全燬，亦或因條件不全，環境惡劣，無復生產能力。

淪陷區域，都是中國工業較有基礎的地方，如紡織紗廠工業，全國紗廠之在淪陷區域者，據調查：事業數佔百分之八三，廠數佔百分之八六，資本佔百分之九二，工人佔百分之九二，紗錠數佔百分之八九，線錠數佔百分之九九，布機數佔百分之八九，用花數佔百分之九三，出紗線數佔百分之九二，出布數佔百分之九六，而在非淪陷區域內不過佔百分之十，麵粉工業，以淪陷區之山東河北江蘇最多，而江蘇上海一市占全國產量百分之三九，水泥工業，淪陷區佔十分之九，如上述三項所述，各項工業不是不能恢復，就是轉入於日商之手或根本破壞，所以縱使歐戰擴大延長，在淪陷區域內，這一機運，中國已經無法把握。

第二在未淪陷區域如西北西南各地是不是有條件可以把握這個機運呢？雖然情形不同，但一樣是不具備這個條件的，其原因是：

(一) 西北是沙漠地帶西南是荒蕪地帶，這些地方舊有的工業基礎極其薄弱，過去我們在廣西，雲南，貴州，四川等處考察調查的結果，知道輕工業如紡織業部門，大部還是使用一種木製高機，有的還是矮機，生產方式大體還是手工業時代下的工廠手工業，家庭手工業

甚至農家副業的形態，並且所用的紗都是外來的（多由滬來）米粉業方面，大部還是舊式的水碾杵臼，新式機器碾磨機的使用，尙極少見，火柴業的基礎亦不鞏固。至於由官方資本所設的少數近代工業，因為境內原料缺乏，大部分需從淪陷區或外國輸入，所以中日戰事發生，來源困難，便已奄奄待斃。歐戰雖然再起，然而在這些薄弱的基礎之上，又那能使近代的民族工業抬頭呢？

(二) 八一三戰事發生以來，沿海各大都市的工廠有遷入內地以圖廣積生產的趨勢，因而一班人都鼓吹工業重心西遷。如上海一處先後遷入內地的工廠，據調查即有一百五十餘家，其中包括冶鍊，機器製造，電殖製造，金屬製造，交通用具，石工製造，紡織，皮革，飲食食品製造，造紙印刷各業，但在一種戰爭狀態的混亂遷移中，因為交通運輸的不健全，首先便已遭受着巨大的損失和消耗，等到遷移到了內地的時候，地點的選擇，廠址房屋及其他連帶工程的建築。都極困難，而內地原料的缺乏，交通的不全，技術努力的不能充分，投資的不能穩當，在在都使這些新的工業難於發展，這是我們在內地親自調查考察所見的真實情形。所以這次歐戰縱令擴大延長，這些自身基礎尙未鞏固的民族工業，也很難把握這有利的機運而向前發展。

第三是礦產林等軍需原料品，如果歐戰擴大延長，確如第一次歐戰一樣是要獲利的，但這必須要以原料的輸出生產工具的輸入為條件，才能在促進民族工業的發展方面，有牠的作用，中國因為中日戰事的不停，原料品的輸出品只是為着換取軍用品，而軍用品又馬上用於戰爭的消耗，所以歐戰發生，雖然鐵產如錫鎳之類林產如桐油之類仍要獲致互利，但如中日戰事不停，歐戰縱令擴大延長起來，所得利益不但不能促進民族工業的發展，即對一般經濟狀況也是沒有活潑的作用的。

總之所述，可知這次縱令歐戰要擴大延長，但中國已經無法把握這個機運。此時如再不能獲致和平的保障，連民族國家都要覆滅，這

論其他？幸能獲致和平，但大破壞之後，此機運亦祇能任其忽焉而逝，無法可以乘之。

中國是半殖民地轉化的危機。中國自身只有保持一貫的和平政策，以和平統一內部從事建設以圖復興，以和平睦隣運用外交，求致與國間的諒解以把握國際間有利的機運，必須要這樣，中國才有逃脫完全殖民地化命運的可能。

這種事業是決不能倖致的，要靠賢明當局的指導，全國國民的深入了解，中國現在不能存僥倖的心理希望好運到來，要用沈毅果敢的精神，創造可以把握外來機運的內部條件。

### 歐洲各國每日的軍備費

藤

歐戰爆發，已四週了，目前參加戰爭的，雖然只有英法德波蘇聯五國，事實上，歐戰各大小國家，都已作戰時準備。據一九三九年各國預算，則一日間各國耗費於軍備，與兵員生活費用數目，如下：

英國	二百〇一萬六千五百鎊
法國	一百四十一萬二千鎊
德國	四十萬鎊
意大利	二十七萬六千鎊
波蘭	十二萬五千鎊
羅馬尼亞	五萬鎊
匈牙利	二萬鎊
南斯拉夫	四萬五千鎊
荷蘭	五萬鎊

## 大亞洲主義之精神

劉重道

大亞洲主義是主張根據東方之仁義道德的文化基礎，王道精神，聯合亞洲各國家各民族的一個共同的平等的組織。這種國家的聯合和大英帝國的結合正相反，和大斯拉夫主義，大日爾曼主義所主張的不同，和國際聯盟也異其趣，和拉丁美洲門羅主義到有些相同。

大英帝國是包括大拿，澳大利亞，新西蘭，愛爾蘭自由邦，印度，等等國家所組成，這些國家根本不是自由結合的，乃是英格蘭以武力強權造成的，這些國家是不平等的，英國是統制者，這些國家是被統制者，這和大亞洲主義者所主張的各國家由於仁義道德的王道，平等的結合恰恰相反。大斯拉夫主義和大日爾曼主義，雖則他們是以同文同種作出發點，但是大斯拉夫主義者是主張以俄國武力強權控制所有其他斯拉夫民族國家的，大日爾曼主義者是主張以德國的武力強權來控制所有日爾曼民族的國家的，其中俄國德國都是企圖居於控制甚或統制的地位，各同種國家間仍不平等，這是與大亞洲主義者所主張平等的結合有顯著的差別的。國際聯盟呢，雖則表面上是員會國平等，但實在祇受幾個大國操縱，國際的行動也是祇謀大國的利益，不顧小國的犧牲，至少也不是平等的，而是小國聽大國指揮的。

固然，我們不能不承認在國家的結合中有些國家在某些部門具有領導者的資格。但這是互助合作的，譬如說日本的武功文化在亞洲各國中最進步，科學技術最發達，中國在開發天然富源發達實業需要日本的技術和資本的幫助。從而雙方可以獲利，這是共存共榮，是平等互惠，並非以一國作他一國的犧牲的。所以平等互惠的精神才是所謂大亞洲主義組成的紐帶。至於拉丁美洲和美洲門羅主義聯合所有美洲的國家，在獨立平等的原則下結合，共同反對歐洲人在美洲拔殖

民地，防禦歐洲人對美洲的侵略，就這些觀點看，這是和大亞洲主義相同的。不過大亞洲主義除此之外尚有牠獨具之特性，如 總理所說：

「我們現在講大亞洲主義，研究到這個地步究竟是什麼問題呢？簡而言之，就是文化問題，就是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較和衝突問題，東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講王道是主張仁義道德，講霸道是主張功利強權；講仁義道德，是由正義公理來感化人，講霸道是用洋槍大砲來壓迫人……」（對神戶商業會議所等五團體演講詞）

接着總理還舉出許多例證證明以強權來壓迫人必然失敗，以東方精神之道德感化人才是可以持久的辦法。這種以東方文化和王道精神為基礎的大亞洲主義，便是從以霸道和功利相結合的西方任何種組織區別出來的鴻溝。

綜上所述，大亞洲主義之本質乃益明瞭。這樣的大亞洲主義在亞洲民族艱苦奮鬥的過程中，是能體念出他的急切需要的。譬如日本在幾十年前曾經受歐美人的壓迫，什麼不平等條約，領事裁判權等等，其所受的痛苦不亞於中國，因為日本人自己努力上進擺脫了這些夥伴給黃種人增光不少，但現在，日本會受的痛苦；其他亞洲國家現仍在忍受之中，在其他國家自己努力反抗這種壓迫時，日本以一亞洲先進國之立場應予以便利，並應在（一）必須根據東方仁義道德文化（二）必須各國家平等的這兩個原則之下更進而聯合亞洲所有的國家共同奮鬥，大亞洲主義才可以合理的實現。

## 三件悽絕的故事

郭戈果

### 一 由波蘭之厄運說起

自一九三八年以來，歐洲的地圖，已然改變了許多。在過去，每次改變地圖工作的主角，都是德義兩國。英法或者是默許，或者是贊助。最近這次改變地圖工作，主角又增加了一個素以反侵略，集體安全等名詞自己宣傳，自命為「世界無產階級的領導者」，「弱小民族的導師」的史太林（用共產黨新華日報標語），在另一方面，則是被改變者第一次開始抵抗，英法以宣戰的姿態，表示他們對此事的不同情。

過去，中國人對於奧大利，捷克，阿爾巴尼亞之滅亡，常常歸咎於他們自己不行抵抗，在國際方面，不求多助，未能像中國那樣長期抵抗，廣樹友邦。現在這次波蘭確已儘量抵抗了。他也有許多友邦，他與英法有互助公約，他與蘇聯有互不侵犯條約，他與羅馬尼亞，有共同防俄的軍事同盟。但是，事實上，怎麼樣呢？德波開戰以來，不過十七日，波蘭政府，即播遷他邦，有互助公約維繫的英法，雖然對德宣戰，却在穩紮穩打的慢條斯理的準備與德國作三年戰爭。波蘭需要的是救急，而英法則在求最後勝利。最後勝利之期尙極其渺茫，波蘭已迫在旦夕的亡國了，西江之水，救不了涸轍之鮒！

羅馬尼亞與波蘭的同盟，則因波蘭已與第三國開戰，以故蘇聯即使攻波，羅馬尼亞也未便實行助波。這一點，羅馬尼亞自有其苦衷，波蘭也未必強求其援助，但於此可證明任何同盟在戰爭未起之前是有其恫嚇作用的，但戰爭既起，則同盟條約的強制性，又失其效了。

蘇聯背信，撕掉假面具，進向波蘭，更促速了波蘭政府的逃亡，並且世界上認為波蘭政府已不復存在的國家蘇聯又比德國先走了一步。

，這確是蘇聯的傑作。波蘭與蘇聯，有其深仇存在，在今日我們不覺得像大公報中一般蘇聯公民那樣誣蔑波蘭，因不肯接受蘇聯援助而招致覆亡，我們又不肯像那些蘇聯公民那樣將蘇聯的血腥腥的侵略行為，解釋為鞏固邊防。我們所引為遺憾的，是波蘭介於兩大之間，未能於此千鈞一髮之時，審度局勢，為國家着想，而仍然實行立國以來的外交陰謀，企圖還交近攻，利用本不可恃的外援，來打擊力不相伴的鄰國。

現在，波蘭是將亡了，這一次指明在今日國際險惡的局面中，無用的抵抗，並不能阻止將亡的國家，波蘭，徒然犧牲了多少人民的生命與財產，但仍不能使波蘭不亡。這一點，與奧大利之許斯尼格，捷克之貝奈斯，與哈查比較起來，我們覺得後者的經過，雖是悽絕的，但尚不失為政治家的風度。波蘭，則因希圖僥倖的英雄主義，而比他們更下一籌了。

在波蘭已趨滅亡，演完了「失敗的英雄」一幕悲劇之後，我們更感到「政治家」的偉大。我們不願中國的陳線論稱呼許斯尼格，貝奈斯，哈查等為漢奸，因此特將他們所遭逢的惡劣環境，與他們的不為「個人地位與名譽」作打算，而為國民生命與財產作犧牲的事蹟與精神，摘述下來。

由這三件事與波蘭的厄運當中，我們可以分別出作英雄，與作政治家的分際。同時，為國民的生命與財產着想，我們可以知道我們是要英雄，或是要政治家作我們的領導者。

### 二 許斯尼格為何對德屈服

德國已準備吞併奧大利。哈立法克斯遊德時即被人開詢過英國對此事的意見。哈立法克斯無表示，自然德人認爲這是默許。於是他們計劃在奧大利引起一種叛亂，德軍可藉口撲滅赤色危脅而開入維也納。不過外長牛賴特反對這種計劃。同時，這種計劃又被奧大利警察發現了。

這樣，計劃便須改變一下。巴本大使特爲此事回德一次。決定新計劃。誘致奧總理舒斯尼格到德國去開會，強迫他投降。於是巴本於一九三八年二月八日回到維也納，向舒斯尼格提出了希特勒的請帖。舒斯尼格極爲猶豫。在希特勒壓力之下，舒斯尼格於一九三六年七月任命爲外長的史密特，則力勸他接受這邀請。外長是極端贊同德奧合併的。舒斯尼格於二月十日接受了這邀請，雖然事機很秘密，不過墨索里尼已知道了。因爲德國事先沒有同他商討，他便問張伯倫「現在要動或是永不動」。倫敦貴族正在認爲這次合併，將是英德協約與四強公約的先聲。

舒斯尼格坐汽車由維也納到撒茲堡，同行者有外長史密特及其他數人。在撒茲堡過夜，翌日便進入德境。舒斯尼格的六個衛隊，首先被遣回；黑衫衛隊，代替了他們的職務。

這樣於二月十二日舒斯尼格到了希特勒的別墅。他帶有國社黨密謀暴動的文件，準備用牠來談判。希特勒領他們看過房室與花園，便回到屋內，這時李賓特羅甫也參加了。希特勒最初安靜的慢慢的講，最後愈講愈激烈。他斥責舒斯尼格未能完盡一個日耳曼人的任務。舒斯尼格感到一點麻煩，他抽出香烟準備吸一下。希特勒立即暴燥的說，在貝哈斯哥登是不許吸煙的。舒斯尼格只有不吸。當希特勒說完了之後，舒斯尼格取出公文，預備作抗議。希特勒惱了，這些東西有什麼用呢？他怒罵舒斯尼格。後者聲稱要回去。不過已到了午飯時間，又來了兩個客人，雷哈諾將軍與基泰爾將軍，後邊是他們的幕僚。這次午飯，很有點軍事意味。飯後，希特勒不討論了，提出了要求。舒

斯尼格抵抗。要求共三點：赦免奧國國社黨被捕份子與其軍隊；任命同情國社黨份子爲司法及內政部長（殷夸特應爲內長）；奧國國社黨有完全自由。如果舒斯尼格承認這要求，希特勒即將保證奧國的獨立。如果他拒絕，德軍即準備開拔。舒斯尼格猶疑了，打電話與奧國總統。回來時，他說如內閣不開會，什麼都不能決定。奧總統教他立即離開。希特勒教他在兩天內決定。

幾點鐘的爭辯，使舒斯尼格已筋疲力盡了。

奧國總統反對任命殷夸特爲內長。德軍提出了最後通牒。立即承認，否則午夜德軍即出發。舒斯尼格屈服了，在二月十六日改組內閣，任命殷夸特爲內長。

希特勒繼續活動，要求奧國與德訂關稅與軍事同盟。

舒斯尼格反對。內長殷夸特主張公民投票，殷夸特到德領導國社黨示威，舒斯尼格沒有辦法，想與無產階級各黨聯合，不過已晚了。這時他尚不贊同公民投票。

在三月八日，舒斯尼格突然宣佈要舉行投票。

德軍正秘密動員。三月十一日正午德國又提出最後通牒，命令立即停止公民投票，否則德軍開始行動。午後四點鐘時，又來了另一道最後通牒，命令舒斯尼格於午後七點半時辭職，否則德軍立即行動。

舒斯尼格在外援毫無的情形下，只有辭職了。八點鐘時，他作一次最後廣播，告別國人。殷夸特也通知奧軍勿須抵抗。維也納街上，國社黨人在狂歡。

三月十二日一時，殷夸特被任命爲總理。

德軍雖已動員，深恐捷克干涉，尚不敢前進，德駐捷公使三次問及捷克的態度，都是答以不問，於是德軍六時便和平的進入奧境，奧大利這個國家，便全部結束了。

舒斯尼格立即被幽禁，最近傳說已被槍決了。他將個人的地位的犧牲，換取了奧大利人民的生命與財產。不然的話，德國飛機與大炮，要發生何等成績呢？

### 三 貝奈斯何以承認慕尼黑會議的決定

張伯倫從貝奈斯哥登回去以後，還要準備再與希特勒晤談一次，在這期間，張伯倫要強迫貝奈斯對於蘇德台區域問題英法所提出的調解方案讓步，於是英法大使就在九月二十一日夜半二時十五分去見貝奈斯總統。夜深的時候，來作談話，可見意義的重大。他們對貝奈斯說：

- 一、英法有盡力阻止歐洲戰爭，以及別國侵略捷克的義務。
- 二、英法政府要求捷克認識如捷克政府不無條件的承認英法提案則捷克應負行將引起的戰爭的責任。
- 三、捷克如果拒絕英法提議，則應負破壞英法連繫之責，因法國即使欲助捷克，英國亦決不出兵。
- 四、如果戰爭因捷克之拒絕而爆發，則法國欲正式通知捷克政府，法國不欲履行其條約任務。

英國大使牛頓並說，因法大使之說明，英國之政策，無再加說明之必要；如捷克仍堅持其立場，則對將來發生諸事，英國絕不負責。貝奈斯總統要求將英法大使所述諸點書面提出，並紀錄英法所提出之恐嚇，且紀錄法國之公然破壞條約。他想延宕時間，並希望法國內閣有何變化。英法大使聲稱這是不切實際的，他們要求切實的答案，因張伯倫正急於準備到哥登斯堡去見希特勒。兩大使言詞激烈，聲詞與態度正與其通告同樣粗野。

貝奈斯希望仲裁的計劃已然失敗，現在來了一通最後通牒。他只有召集閣員談話，從三點到天明，到九點鐘時，他們知道法國遺棄了捷克，英國在強制法國，捷克是無望了。午後，英法大使又見外長等候答覆。捷克終於承認英法的提議，只希望英法可保障捷克新疆界的獨立。

二十二日張伯倫到了哥登斯堡，接受了希特勒的最後通牒，規定

蘇德台區某些地方於十月一日起即由德國佔領，某些地方，舉行公民投票。這個提議於九月二十四日由哈立法克斯，交與捷克大使，他呈是轉交，並未要求承認。

捷克公開的聲明，希特勒的通牒捷克不能接受。

達拉第與龐奈到了倫敦，又表示決將援助捷克，張伯倫也表示如果法國與德國開戰，英法援法。實際上，他們並非討論作戰而是討論如何可得和平。於是他們問捷克是否願參加國際會議，與德國代表討論蘇德台區問題。捷克自然贊同，但德國不願意，局面又形緊張。

英法也都動員起來。

二十九日慕尼黑會議，德義英法四國巨頭會議，讓捷克公使站在門外。當四國將蘇德台區處分方案簽訂字跡剛乾了以後，張伯倫叫進捷克公使，交與他這封公文。公使要求看一下。張伯倫說事已決定，最好他省一點事吧。

這樣，捷克被瓜分了。希特勒，墨索里尼，張伯倫，達拉第都中被其國民熱烈的歡迎着，他們又找到和平。

三十日午後捷克總理施洛夫對國民說「這是我一生最困難的時候。我已決定挽救生命，挽救國家。極強大的力量強迫我們接受這種屈辱」。貝奈斯願及人民生命財產，只有接受慕尼黑會議的決定。

貝奈斯，在德人認為他是妨礙中歐和平的人物聲中，決心辭職，暫時與他堅苦維持將及二十年的捷克告別了，悄然的在英國人慶祝張伯倫又尋求到和平的空氣中到了倫敦。

德國，進佔了蘇德台區。德義與英法，都沒有實行他們保障捷克新疆界獨立的諾言。

### 四 哈查怎樣簽訂捷克亡國的條約

當斯洛伐克的獨立問題鬧得最凶的時候，希特勒表示他願作一個仲裁人，要求捷克總統哈查與外長查伐兒科夫斯基到柏林去討論這回

## 較比廠紗華在 減均量產鍾紡後戰 位首踞高仍商日但

下列數目，為戰前與戰事發生後在中國境內之中英日商紡錘與棉紗的比較。

廠名	戰前	戰後
日商總紗廠	2,282,000	1,415,000
華商總紗廠	645,000	425,000
英商總紗廠	2,746,000	2,077,000
總產量	5,673,000	3,917,000
日商總棉布廠	1,415,000	1,048,000
華商總棉布廠	425,000	380,000
英商總棉布廠	2,210,000	221,000
總產量	4,050,000	1,649,000

### 織機與棉布出產量的比較

廠名	戰前	戰後
日商總織機	38,507架	17,322架
華商總織機	967,280架	500,051架
英商總織機	25,503架	19,048架
總產量	1,031,290架	636,423架
日商總棉布	1,415,000碼	1,048,000碼
華商總棉布	425,000碼	380,000碼
英商總棉布	4,021,000碼	4,021,000碼
總產量	5,861,000碼	5,449,000碼

問題以及其他德捷間的問題，哈查與外長在到柏林的途中，德軍實際上便開過捷克邊境。在柏林，哈查總統仍按外國元首資格受到歡迎並會檢閱褐衫軍的儀仗隊。在總理公署裏，他們見到希特勒，里賓特羅浦與戈林都在座。在座上已擺下要將捷克政府一切權利都讓與德國的文書。

首先，希特勒短短的說了幾句話。他解釋這不是談判的時候，捷克應立即承認德國的決定，這是不能改動的。

他告訴捷克總統明早九時德軍即將占領布拉格，波希米亞與摩拉維亞要改成德國的兩個保護地。如有抵抗的，將被處罰。於是希特勒自己先簽了字，隨即走出去了。

這時候，正是午前一點半鐘。在幾小時中，哈查與外長都激昂的抗議現在加在他們身上的暴力。他們聲述他們不能簽字，如果他們簽字人民將不復擁戴他們。

哈查盡力的聲述，白種人從未降到像這封公文中的地位。

但是戈林與里賓特羅浦毫不憚息。屢次把哈查拖到桌子前面，筆放在他手中，公文放在他面前，強迫他簽字。並且恐嚇他們說，如果再不簽字，兩小時內，半個布拉格將被轟炸。

他們說，八百架轟炸機已準備好，只等起飛命令。如果在午前六時仍未簽字則命令即時發下。

在這長而可怕的晚夜中，哈查幾次昏厥過去，不過都由在隔壁室中等待着的醫生救起。

為要作最後爭取時間的努力，哈查聲稱他如果不同布拉格捷克政府討論過，他不能簽字，戈林告訴他，在他坐房內，與布拉格政府集合處的房內，已有一條專用電話線，這是捷克境內日耳曼人近幾星期方修建的。

在五點半鐘，哈查整個的昏過去了，經過許多注射，他又回轉過來。自此，他不能抵抗了，他簽了字。他認定如果不簽字，捷克將立即受到轟炸。

這樣，哈查總統疲倦的，蒼白的退出了總理公署。他還沒有準備回國，希特勒已到了捷克境內，等他到了布拉格，希特勒的大兵他與本人，已於凱旋入城後先去了。

這樣，地圖上抹去了捷克一國。時為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六日。哈查的處境，是淒絕的，令人同情的。我們不願像一般陣線論者那樣罵哈查為漢奸。

## 東亞和平與中日錯誤政策之改變

曾芝生

東亞永久和平的獲致，現在已經成了中日兩國有識人士的共同目標，這是可喜的事情。但這一事業不能倖致，須要中日雙方的努力，東亞的主體是中日兩個民族與國家，所以第一步必須中日有誠意的合作，才能使這一事業奠下鞏固的基礎，而要中日有誠意的合作，又須以中日雙方能根本不變其過去之偏錯政策為其先決條件。

中國過去封建的統一時代，在對外的國策上，確如日本人士所說的有「以夷制夷」的意味，因為當時的中國，海通以前，中國實際上有時確乎是執着這種政策，這政策在中國過去歷史上也是對的。海通以後，這種政策也仍有遺存。不過因為近代科學文化的落後，已經不再盲目的誇大為以夷制夷，而是聯絡與國以抗敵國了。我們平心而論，這種政策的本質不能算是錯誤的，一個國家除了在可能的地理和經濟環境之中能保持相對的孤立主義之外，任何國家都不能不尋求與國以為己助。所以中國這個政策的錯亂不是全體的，只是錯在將地理隣近和經濟利益攸息相關的日本當作敵對的目標來運用，從而違背了和平隣邦的本旨，引起了兩國的糾紛，失掉了保全東亞利益的前提。而這一個態度，在確立東亞永久和平偉業的進程中，是必須要根本改變的。

與中國這一錯誤政策相對的，是日本也有一個根本的錯誤政策，中國是以夷制夷，而日本却以華制華，日本過去以華制華的方式，是扶植中國社會所快要揚棄的陳腐封建勢力，以壓抑中國新興的革命勢力，或阻止其進展。新興的勢力終於因為中國社會內在的要求要抬起頭來，封建勢力終於因為已經不適合於中國社會要崩潰下去，但日本却在「一抑一揚」之間，召致了中國國民的巨大的反感，這是中日失和釀成兩個民族以血肉相拚的因素。我們站在中國的立場，務求中國的前

進勢力，在繼續發展之中與日本誠意合作，然而，同時也希望日本方面，要改變過去的態度來推誠相與。

更進，就現在的情形和將來局勢而論，中日雙方均須對現階段的和平事業，抱着一種徹底的認識與虔誠的信心。中日雙方均不能拿外部條件的變遷來動搖這種認識和信心。譬如外部條件不利於日本的時候，日本便放鬆和平的條件，來誘致和平，一到有利的時候，日本便把這條件加苛，以冀作成完全有利於日本的戰爭結束，從而強制地來維繫東亞和平。這樣，根本的出發點便已錯誤，永久的東亞和平更無從獲致。同樣，外部的條件不利於中國的時候，中國便畏懼同日本和平，一到有利的時候，中國便又要高談抗日而拋棄和平，也是一樣的錯誤，雙方這種錯誤，在理論上和政策的實踐上，中日兩國的遠識之士，均應羣起而加以嚴格的抨擊，并使這種錯誤，從本質上改變過來。

事實上，東亞要確立永久和平的基礎，上述中日雙方的這些根本錯誤的政策是必須改弦更張的。中日雙方如果能各自克服這相互對待的錯誤政策，則東亞和平奠定之後，東亞前途，獲益必大，第一是東亞諸國尤其是日本在國際上的地位，愈可增高而造成舉足輕重形勢，第二是無論歐洲有怎樣的動亂，均不足以牽及東亞而蒙不良的影響，第三是任何給予東亞以侵略姿態的勢力，均將熄滅。（自然，正當商業經濟關係和外交文化關係是必須相互影響的），在些狀況之下，東亞有無限光榮的前途。這前途如何才可獲致，我們要着中日對於和平的誠意如何，而誠意如何才可表現？我們要着中日怎樣各自克服其根本改變前此的錯誤政策。



# 德國之西格菲防線

白瑞光譯

——原文見九月十二日上海太晤士報——

自從在國社黨領導下德國恢復了他的軍事獨立那一天，政府就在常期工作，從一無所有中對於任何可能的威脅建設起國家的安全來。德國未曾忘記在戰後幾年中他那完全暴露無防禦的地位，那時候他的邊境，對於每一個侵略者都是開放的，結果，德國變成列強幻想中的玩物和犧牲品。

這種地位現在已經改變了。但是，這樣浩大的國防事業祇能分期完成，並且直到一千九百三十八年之初，德國西部邊境仍然還沒有實際上的防禦。牠既不能用政治同盟去保障，也不能用軍事要塞去防衛，同時法國著名的防禦組織，在邊境的那一面已造成一個長期的威脅，更是這樣；當一個人想到那可怕的馬奇諾防綫，不僅保衛法國不受侵略，並且由於牠的重礙，是居於掩護全團前進侵入德國邊境之地位。

## 在礮火射程內

經德國軍事當局最近的調查，發覺了德國鋼鐵工業之百分之二十，煤礦之百分之十是居於法國礮火射程以內的。況且，約有五百萬德國人是居住在這暴露的邊境部分，也可以說是居住在法國的礮口上。凡爾塞條約中的一段規定所有德國的防禦工事必須毀壞，並在萊茵河以東二十五英里以內，沿着全部西邊建立一個德國兵士不能插足的非武裝地帶。當一千九百三十六年收回萊茵河地帶後，改正這種無防禦狀況的辦法才開始。但在此後一年中的進行，對於保衛德國不受侵略或保證一個充足的防衛還是完全不夠。

一個不可攻陷的防禦

爲了這種理由，德國樞密院在一千九百三十八年五月發出命令，令所有國家的力量須集中於創建西部要塞之有效的組織中，那必須堅如對於礮火及任何侵略者予以撲滅之壁壘。於是一個實在的聖地建立起來，從勞動服務中來了十萬青年，從全國各大工廠中調來幾十萬工人，全部的步兵師，工兵團，幾千空軍都被召集來，幫助從事於這個依據近代學理的偉大計劃。據元首所知這工程是十月一日完成的，正是感謝慕尼黑協定，和平佔領蘇德台領土的那一天。但是在九月中這種工作已有充分的進展，防禦工事已達到牠那最大的防禦效能了。

## 對於空襲的保衛

因爲近代軍隊司令，沒有一個想派遣他的步兵到一個事前未曾把毀滅的礮火，坦克車，轟炸機的損害減少的被襲擊地位去的，因此最先的工作是對付這些殺人的武器以保護西陲。這些要求有三層：

(一) 個人礮壘及後堡必須裝設能抵抗敵人礮火永不休止之重擊之堅甲。

(二) 充足的防塞及障礙物必須建立起來以阻止攻擊者的坦克車——包括大坦克車及所謂水陸兩用坦克車——到實在的火綫上來。

(三) 全部組織須用隱蔽物以防空襲。

在防禦工事建築中，這三個要求被極審慎的考慮過，並且每一個要求都在可能範圍內用最完備的方法使牠滿足。

依照最近代的經驗與理論構築防禦工事，德國馬奇諾防綫並非繼續連接在一起的，乃是包括許多個別礮壘或後堡的，每一個都是獨立自足的單位。這種合世無匹的組織，沿邊礮壘也並非限於很窄的一條綫，却是包括一個從三十英里到四十五英里寬的礮壘地帶。經過這個

特別寬的地帶，那是在計劃中，假如敵人對於所有的希望都成功了，到達並攫取了最前面的礮臺，他仍將受到近處礮臺的集中礮火，並且他將更容易被摧毀，因為從這點進攻祇能取得極小的分組的地位。礮臺及礮臺，像這樣如下棋一般的排列將逼迫敵人分散開他的力量，並且在更前進時將顛仆於新的驅逐礮臺，那種礮臺是藏於看不見的地方並且保持被擊直到攻擊最旺盛的片刻到極切近時。

#### 陷井及捕捉機

這樣組織的捕捉大約祇成功於理論，因為任何侵入之第一步，必是駛進坦克車破壞各種障礙物以便為其他兵力開一道路。想若阻止這一個，依照最近時論據設計已沿着全邊境築成一行坦克車防禦壕壘。在這些東西中最凸出的是所謂「駝背防禦壕壘」，那是這樣構造的——牠那三和土的堅固牙齒可以擋住坦克車的前進，並且假如這個坦克車試驗爬過牠去時，必須保持長時間在隱匿的礮臺之礮火中工作。另外確實有效的障礙物是一羣許多的陷井，有一百三十英尺寬，很深，並且放入流動的水。任何裝甲車或坦克車如果落在這些中之一個陷井必定失去戰鬥力不能再戰 (*hors de combat*)。為了防備水陸兩用坦克車建築了特別防禦壕壘，在軍事方面假想這將是將來最可怕的武器。坦克車隊進行中的步兵一樣，牠將遇着在不規則地帶中蔓延幾里長密閉固定的有刺鐵絲網所保護的防禦壕壘。雖然，各礮臺之最主要的防禦力量却位於裝甲的三和土的礮臺及礮臺中，作成全組織的核心。鋼骨混凝土及鋼板裝甲之礮臺已經達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夢想不到的抵抗力，並且這將使近代德國礮臺中的軍隊能够整天在最猛烈礮火轟

擊中安全停留。這些礮臺中之每一個礮臺，不論是爲了步兵或是爲礮兵的，都是完全不透氣的，並且在特別保護的房子裏已貯藏了足夠用的軍火，所以防禦者可以維持無限長的時間而不出外補充去。加以，已經設備了供應守礮臺兵士之特別方便——如廚房，洗臉室，副官宿舍及休息室都建築於幾處地下層中的。每一個礮臺都有他自己的發電機及自來水，並且設備的至能使少數的士兵，如果需要時，能在這裏過幾個月。關於各單位的聯絡，已經設備好了很深的地下隧道，這樣，礮手們才可以被救護，並且雖礮臺在礮火攻擊下仍可輸送補充物資。

在荷蘭及康斯坦斯湖 (Lake Constance) 之間，從小的礮臺到大的礮臺，排列了一萬七千多個單位都已經建築起來了，並且在所有這些廣闊地帶中，沒有一小段土地不在幾個礮臺的礮火射程中。所有這些建築物都用很厚的土遮蓋着，並且當着自然的草木再長出來時這種風景是不能因礮臺防線而改變的。祇有一個有經驗的觀察家才能在灌木及叢林中察覺這可怕的礮口，同時觀察者他自己還須用幾打衛兵，從密閉的槍眼，守望處及裝甲礮塔中，用雙眼的望遠鏡窺視。在戰鬥的時候，每一個觀察者都須前至司令部使用防炸電話，而在此過程中幾秒鐘內礮臺們即將開火，或者戰鬥機及驅逐機即將升空抗拒此侵襲者。直到現在，可以確認這種防禦工事的組織，在未來幾十年內仍將保持着不可攻擊性，且不管攻擊武器怎樣快的進步。但那不是攻擊的工具，却是一個保護德國土地之防禦的礮臺。牠的存在，在將來戰爭中，救護了須有兩面作戰之困難的德國人民。

專

載

## 歐戰與中國之前途

汪精衛

數年以來，歐洲各國，準備戰爭，與避免戰爭，兩個鏗子，總是動搖不定。到了最近，戰爭終於不能避免而爆發起來了。中國人民正受著戰禍，對於同受戰禍的歐洲各國人民，只有抱著十二分同情，而望其戰禍之早熄。

決定這回戰爭的最近最直接的原因，自然是德蘇協定。論起德蘇協定，在德國呢，對於反共軸心，不免背棄信義之嫌；但數月以來，英法蘇軍事同盟，大吹大擂，使德國觸目驚心，要打破包圍形勢，免得再蹈上次大戰的覆轍，所以出於這樣挺而走險的行爲，也還有些可以自解。在蘇聯呢，對於民主集團，也不免背棄信義之嫌；好在民主集團不過是這麼一個名詞，蘇聯其實也不是什麼民主。只是蘇聯這一次，如果事前不大吹大擂，在莫斯科開什麼英法蘇軍事同盟會議，則德國也不至走這險着；如果英法蘇軍事同盟會議開不成功，只要不締結什麼德蘇協定，德國也不至於走這險着。如此則歐戰仍然不致於爆發。蘇聯爲什麼如此做法，分明是要使歐戰爆發，這是毫無疑義的。歐戰爆發之後，依據上次大戰經驗，戰敗的國家固然吃虧，戰勝的國家也沒便宜，惟有

最後出來的國家纔操有決定一切命運之權，這是誰也羨慕的事。

只是這次與上次大戰不同。上次大戰，最後出來的，只有一個美國；而今呢，除了蘇聯之外，還有美國，還有日本。此其一。何況意大利是一個反共的國家，如果蘇聯最後出來決定歐洲命運，義大利何能坐視？此其二。英法這次被賣，已很夠受了，難道眼睜睜的上當？此其三。德國也是一個反共的國家，走這險着，只是萬不得已，難道不知爲備？此其四。有此四者，則前途變化如何，此時尙難逆料。

各國都是爲自己打算。蘇聯之所以出此，自然也是爲自己打算，是非曲直，我不欲加以批評。我所注意的是各國如何對付共產黨。

共產黨人是不知有自己國家，不肯爲自己國家打算的。如今英法對德作戰，英法國內的共產黨人怎樣，德國內的共產黨人怎樣，英法德總不能不關心罷。拿我個人的經驗來說，自從抗戰以來，最使我痛苦的一件事，是有共產黨人夾雜在裏頭。他們的抗戰是爲第三國際而抗戰，不是爲中國而抗

戰，他們只知有第三國際，不知有中國，只知為第三國際打算，不知為中國打算，一切言論，一切行事，都是由此出發的，因此之故，我和他們無論怎樣不能在一塊。我之離開重慶，十之八九是為有共產黨人夾雜在裏頭，弄得抗戰的空氣變了質了。這樣抗戰下去，敗則中國實受其禍，成則受其福者不是中國。這樣越抗戰下去，中國亡得越快。這是我離開重慶的原因。我願意英法德諸國人民知道這滋味不是好嘗的！自從歐戰消息到來之後，一般人未嘗不想著，日本人可趁英法在西方打仗的時候，毫不費力的將英法在東方的殖民地拿了過來，然而日本却對歐戰宣告中立，這是什麼緣故呢？日本知道如此做法，英法必然狼狽，其結果促成德的勝利，也就是促成蘇的勝利，不難一轉瞬間使整個歐洲成為赤化。所以日本當可宣告中立，不使英法東西不遑兼顧。日本看到這一層，英法定然也看到這一層，德也未嘗不看到這一層。所以這一場戰，或者會把英法與日本聯合起來；義本來反對共產的，也可聯合起來；美素來反對共產的，即不聯合起來，也必然不會加以反對。其結果德則廢然知返，蘇則落一場空，前途變化如何，縱未可知，但有這可能的。

所以中國在此時候，唯一方法，是與日本從速恢復和平。這在日本有其必要，而在中國尤有其必要。因為日本在此時候，自然想得些從容的時間，保持著而且擴充著優越的國力，來應付世界無窮之變；而中國在此時候，也只有早日結束戰爭，早日得從事於恢復，以完成建國的工作，纔不致在世界的漩渦中被捲了進去。這是極平常而又極明顯的道理。有人以為中國在此時候，應該對日本抗戰到底，方纔可

以得到最後勝利。這種說法，在從前是根據著一種茫昧的揣測，來下鹵莽的判斷，以為英法美蘇在一起，日德義在一起，前者是民主集團，反侵略陣線，後者是法西斯集團，侵略陣線，交戰起來，前者必勝，後者必敗，中國站在前者一方面，所以最後勝利必然可得。可是這種說法在今日已不值一駁了。集團已不成其為集團，陣線亦已不成其陣線了。誰勝誰敗，縱未可知；而勝敗的結果其及於中國之影響，必然不是那麼簡單了。然則抗戰到底，最後勝利，其論據安在？如果說只是中國和日本抗戰到底，日本也必不得了，須知道，日本也許不得了，而中國必然更不得了。這又有什麼處呢？我向來說，如果和平有了希望，如果和平的條件無害於中國之獨立自由，則和平早日是一日。如今我還是這樣說，而且更堅決更肯定的這樣說，中國在此時候，只有和平，纔是出路。

一九三九年世界各海運國外洋航行船隻表

國名	隻數	噸數	佔世界百分比
英國	一、五〇三	一〇、七三九、三七八	三五、二九
美國	七〇六	四、五五一、六一九	一四、九六
日本	四五五	二、八六八、〇七九	九、四三
德國	三三三	二、四九七、二〇二	八、二一
意大利	二二三	一、七五六、七六四	五、七七
荷蘭	二一五	一、六六八、七八七	五、四八
法國	一八六	一、四三九、九五四	四、七三
挪威	二四一	一、二九九、〇四二	四、二四
其他	六二一	三、六一八、六八五	一、八九
總計	四、四八三	三〇、四三〇、五一〇	一〇〇、〇〇

## 致渝中央執監委員微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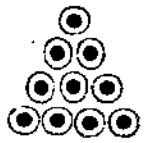
褚民誼

重慶中央監察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同志均鑒，溯自本黨秉政以來，內憂外患，迄無甯歲。本黨同志秉承總理孫先生之遺教，努力奮鬥，由軍政時期，進至訓政時期，中間歷經艱險，瀕於顛覆，幸賴同志間之精誠團結，始得化險為夷。迨國府奠都南京，一切對內對外，政治設施，功罪得失，世人已有定評。倘使國運昌隆，進入憲政階級，還政與民，完成革命大業，豈不懿歟。乃外患侵陵日甚，八一三事變既作，本黨同志，不得不領導全國軍民奮起抗戰。當時全國各黨各派之團結，呈空前之現象，然而不幸危機潛伏，蔣介石同志攘外必須安內之政策，因之轉變，不惟連年勤共之功，不復計及，且進而與之合作，馴至為所左右，受其脅持。今則主客之勢已易，太阿倒持，當為各同志所深切感受之痛苦，且此種結果，當時或為各同志始料之所及，然而坐令滋蔓難圖，而不預為之計，此本黨之失策，而吾人當引以自責者也。在蔣同志之主張，以攘外求統一，有此一念之差，遂成浩劫。實則統一大業，舍攘外豈別無途徑可循，而攘外亦豈已獲得真正之統一耶。吾人為求生存，為謀國家獨立自主而抗戰，其義至當，在兩年前，誠有不得不戰之勢，然國策無一成不變之理，須視時勢之轉移而轉移，如果和平無害於國家之生存獨立自主，而抗戰反有趨於國亡之勢，則奚為不採取和平，而必欲戰至國亡種滅而後已，其理殊不可

解。英法百年戰爭，終歸不免於和。如意大利之侵阿比西尼亞始無和之可言，是故可戰則戰，當和則和，自應熟權利害，善加選擇。試思兩年以來，國家與人民之損失，已難以數字統計，長此相持，國不成國，民無噍類。人民忍痛犧牲，雖無怨言，然羣疑滿腹，不知所謂抗戰到底，何時何地始謂之底，而最後勝利，把握何在，竊恐蔣同志亦將無所解答也。且戰事求其持久，目的在於勝利。試就過去以及現在之軍事狀況，用以推測將來，以往每戰必敗，無庸諱言，目前守且不易，遑論反攻，而謂今後勝算可操，甯非欺人自欺乎？今中原腹地，已盡淪陷，僅餘邊陲數省，而軍事上經濟上之困難日益加深，倘再不能支，則退無可退，將不免於瓦解，安見其能持久，思慮及此，不忍言矣！是故吾人宜認定目標，無論和戰，應以國家之興亡為前提，兩害相權取其輕，昔人所謂見機而作，不俟終日。近衛既聲明無領土野心，不割地，不賠款，不妨害吾之獨立自主，是吾人抗戰之目的已達，雖彼方要求蔣同志下野，始可停戰，竊謂蔣同志年來為國辛勤，賢勞過度，正不妨利用時機，暫息仔肩，稍事休養，使和平立即實現，解除民衆倒懸，庶幾能發能收，見其偉大。至對方經過兩年之戰事，已認識吾之國力，其所宣示，係經御前會議決定，不易輕於變更，故吾人宜求澈底解決，共謀東亞百年之幸福，勿再蹈循環報復之覆轍。汪精衛同志

有鑒及此，且認爲機不可失，故響應近衛之聲明，以在重慶不能自由伸張意志，故離開重慶，發表豔電，建議中央，乃竟被目爲通敵，加以種種非法處分。吾人平心而論，如言和即係漢奸，則蔣同志實不斷的進行和議，舉一個例，係其明證，即民誼在滬，當汪同志未離渝前，亦曾數度與孔庸之同志之代表，向對方洽商如何停戰，如何談判，如何撤兵，且曾以函電報告經過。民誼平良心之主張，認爲和平早一日實現，人民早一日脫離痛苦，初不知主張和議，足獲罪也。今汪蔣兩同志間，鬚鬢回至民十六年反共甯漢分裂之時代，本黨亦隨之分裂，殊可痛心。惟昔日之情形，與今迥異，當時尙無外患，今當強兵壓境之際，本黨從而分裂，其影響之大，何堪設想。然甯漢分裂，不久即仍合作，今茲之事，若不及早補救，再求如甯漢之復合，恐不易得矣。各同志在渝處於蔣同志獨裁之下，爲環境所限制，不能公然有所主張，爲國人周知之事實，然要當以民族國家爲前提，不應因效忠個人之故，置民族國家之利害於不顧，應就全盤局勢加以檢討，重復決定國策，急轉直下。所謂最後勝利之渺茫，已如上述，再就國際援助而言，吾國所期待者，爲英、美、法與蘇聯數國，自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簽訂，國際視聽移易，局勢大變，蘇聯之對外政策，亦既明顯，彼既與侵略國家爲友，對我抗戰之主義精神上已失去同調，彼不願置身戰事漩渦，而謂可以實力援我，試問兩年來果何所得。至於英法既對

德宣戰，自顧不暇，安有餘力，顧及東方。美國雖有經濟力量，亦何致舍己芸人，而望其有多大援助，彼之主張公道徒有口惠而已。日本在太平洋有舉足重輕之地位，其於英法可以高價而妥協，其於美國可以乘機協調，以對歐局，守中立而收漁人之利。故此種形勢，對中國不利於戰，而宜於和。中日兩國，均應有及早結束戰事，以共保東亞和平之澈底覺悟，不應仍陷於國際縱橫捭闔之漩渦，不能自拔，尤應反對及防止蘇俄乘機加強其延長中日戰事之陰謀，以遂其赤化中國之野心。倘使雙方大家大悟，和平得能實現，則吾國可利用歐戰之時機，保持中立，力圖復興，事半功倍。是故和戰之計決於俄頃，興亡所繫關於百世，各同志高瞻遠矚，甯不見及於此，所望毅然決然，打開僵局，從速結束戰事，依據近衛之所宣示，以爲直接談判之基礎。所幸汪同志見機及先，數月來之努力，已有不少成就。蔣同志既真誠爲國，當不惜暫時退避賢路，不再爲和議作梗，俾中央負責同志得以自行使職權，共謀目前僵局之打開，庶幾本黨分而復合，前途日趨於光明坦蕩之途，國家民族同其燦爛。語云，多難興邦，剝復之機，端在於此，稍縱即逝。各同志均屬賢達之士，此意倘荷贊同，即祈推派代表來滬，共商國是，民誼當盡最大之努力，從中斡旋。掬誠忠告，幸祈垂察，臨電神馳，佇候明教，楮民誼叩微。



## 國內外一週大事述評

(二十八年九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

國內

這些天，關於和平的傳言特別多

，不是說汪先生就要組織政府，就是說重慶政府正在積極進行和議。汪先生本於國民黨六全代會的授權，出而改組國民政府，是應當的，是可能的。重慶在暗中講和，也不是全非事實，因為在蔣支配下的政府，從來就沒放棄暗中議和的辦法，二年來的艱苦也使重慶諸人覺悟到戰爭之無法支持了。同時由於和平傳聞之多，我們可以占知民衆望和之殷，盼和之切。身處水火中的民衆，一切感覺，自比說風涼話的人，來的切實而具體。

汪先生領導的和平運動，是謀「於戰爭之中

獲得和平，於戰敗之後建設國家。」這種工作艱巨而繁重，自非操切可以幸致。所以國民黨先由復興自己，解放自己着手，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樹立黨的中心，製定黨的行動綱領，並授權汪先生「延請國內賢智之士，參加中央政治會議。」然後由中央政治會議改組國民政府，樹立議和主體與建國的機構。這次汪先生到南京會晤南北兩地方政府的負責人，一時盛傳新政府就要成立，其實是言之過早。汪先生現在正以國民黨爲中心，聯合全國的各黨各派，各民族各階級準備成立中央政治委員會，此次會晤南北兩組織的負責人，不過是上述聯絡工作之一部份，組織政府須待中央政治委員會成立之後始能決定。中央政治委員會是政府的指導機關，是國策的決定機關，組織時當然要慎重從事，不能急於求功。否則一着走錯，將來的一切便不堪設想。本月二十二日中華日報的社評可爲現階段工作的最好說明，該社評稱：第二步是接受國民黨的付託，與國內各民族各黨派各職業界進行合作，以爲集中全國民衆意志與力量之基礎。

。由國民黨與各民族各黨派各職業界的合作而產生中央政治委員會，更由全國民衆之意志與力量的取決而改組國民政府，以之爲議和主體。現在此種聯絡工作與策動工作，我們正在開始，還沒有完成。現在如果就來成立中央政治委員會，改組國民政府，那便等於任意做好一雙鞋子，叫各民族各黨派各職業界來穿，叫全國民衆來穿，那便是削足適履。「和平運動的領導者如何幹呢？」我們的幹法，便是要切實做到和議的對內民主，這是要說明的一點。我們和南北兩組織負責人的聯絡，只是聯絡各民族各黨派各職業界的工作的一部份。將來由聯絡進到合作，不但是由國民黨領導，以民意爲取決，而且南北兩組織是要取消的，這便絕對不是什麼「合流」，這是我們要說明的另

一點。「由此我們可以歸結一、改組政府尚非其時，即是中央政治委員會的組織，現在仍在準備階段。二、未來的政府是以國民黨爲中心集會全國民衆之力自然產生的，而且是以全國民衆之力爲後盾，對代表全國的。三、未來的政府不是任何外力代我們設置的。如此無異是囚籠。四、未來的政府是担負和平建國，復興國家的大業，實現中國的獨立自由以共担建設東亞和平之責任，決不是僅僅代表國家簽定條約，作別國的附庸。不如此，便違反我們和平的目的，不能如此，我們寧願另尋維護國家獨立民族生存的活路。

國民參政會又在重慶開第四次大會，會期十日，議決案件是多起，重要者如製定憲法，請政府定期召集國民大會，組織國民參政會憲政促成會，決定川康建設方案等。另外還有充實改進政府機構的決議，這是國共兩黨爭鬥的表面化。

上海租界的防務，又有變更。歐戰起，英法無力東顧，美國單獨難支，日本趁此良機爭奪權利自在意中。滬西越界築路一帶的警備，

已由上海市的警察接管。北江四路，北河沿路的火車防區，已讓給日方接收。歐戰為日本造了機會，日本的國運也倖倖好。中日問題正在難分難解之際，歐戰起來了，各國無暇顧，給了日本一個單獨行動的良機。同時這個良機，也是中日直接解決東亞問題的好時候，中國固不應錯過，日本也不應當因勢優而驕！

**波蘭完了，本月十七日蘇聯出兵**  
**加速波蘭的滅亡。在德蘇訂約之時，**

國際盛傳德蘇另有密約，德波戰起蘇聯動員，集中四百萬紅軍於蘇聯西境，論者早測知對波蘭將有所行動。本月十五日蘇聯停戰協定成立，十七日早四百萬蘇聯大軍侵入波蘭東境，波蘭就此亡了。德國進兵波蘭，藉口收回但澤及走廊地，解放被波蘭壓迫的日耳曼民族，蘇聯進兵波蘭所為何來呢？蘇聯共產黨的機關報真理報曾有此篇論文，指責波蘭壓迫波蘭境內的烏克蘭人，及小俄羅斯人，不出二日蘇聯紅軍便以此為理由，進兵波蘭。蘇聯的人說，波蘭國內現有八百萬烏克蘭人，三百萬小俄羅斯人，受波蘭統治，蘇聯應使之返回祖國。再就是上述兩族的聚居地，是波蘭一九二〇年奪取於蘇聯，蘇聯更應當趁機收回。蘇聯政府以此為理由通知各國政府，莫洛托夫更以此為理由，張大其詞，將波蘭痛罵一頓，還宣佈波蘭的死刑。他說：「德波戰爭演變迄今，波蘭內部之弱與政府之軟弱無能已暴露無遺，在短短兩星期內，波蘭之重要實業，文化中心地，均已完全失守，華沙今不再成爲波蘭之國都，目前其政府設於何地亦無人知曉，波蘭人民之命運，竟託諸於此班不負責任之領袖，可謂波蘭國今已名存實亡。」從前希特勒以拯救日耳曼民族，收復失地，用兵對奧對捷，蘇俄及一切所謂共產黨罵的不亦樂乎，現在斯大林也東施效顰的重演一套，共產黨還有什麼話說？蘇俄與德國瓜分了波蘭還不算數，東歐的區域均在德蘇瓜分的範圍之中。據電訊所傳，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兩國將爲蘇聯兼併，立陶宛保將名義上的獨立。波蘭之滅亡，證明國際條約

之效力極微，蘇聯不以與波蘭訂定互不侵犯條約而不進兵，羅馬尼亞也不因曾與波蘭定有軍事同盟而加以援助。

**希特勒躊躇滿志，再提疆界諾言。**

本月十七日希特勒在但澤發表演說，誣責波蘭，申斥英國，表白德軍的功績與德蘇合作之融洽。他論德蘇合作之事說：「蘇俄爲保護白俄羅斯及烏克蘭利益起見，認爲有進兵波蘭之必要。至於德俄之合作，德國保持其本來面目，俄國亦保持其原來作風，惟兩國同意一事，即彼此不互相作戰，以免西方各國坐收漁利。」希特勒並聲明沒有囊括烏拉爾山，佔領烏克蘭野心，改變了他在「我的奮鬥」中的計劃。希特勒更聲明「德國已經接受現時疆界爲最後疆界，余對英國或法國，均無作戰之願望。」假使英國願意進行三年戰爭，希特勒說德國無論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七年，決不屈服。在演說中希特勒又佈了一個謎陣，即是一德國倘被迫施用一種武器時，恐英國海軍將不知措手足。「這究竟是一件什麼法寶呢？」

英法援波，蘇聯侵波，英法作戰，希特勒於征服波蘭後希望和平。英法兩國針對這種情勢又開一次國防會議，張伯倫於二十日在下院聲明繼續作戰，法國亦表示不考慮任何和平條件。張伯倫更聲明「英國政府此次作戰之目標，仍爲組成持久的國際制度，俾得防止一切戰爭，并用和平手段解決國際爭端。」英法對蘇只是抗議而已。英法口頭有作戰決心，德國西綫却平靜無事。無怪波蘭民衆怨恨英國，火焚英國駐波大使館了。

**日本的外交很活躍，對英美關係在轉變中。**

本月十五日蘇成立停戰協定，規定「日滿軍及蘇蒙軍各自留駐於九月十五日莫斯科時間二時停止一切敵對行動。日滿軍及蘇蒙軍各自留駐於九月十五日莫斯科時間十三時原佔領之陣綫。當地雙方軍事代表立即將本協定第一第二兩條付諸實施。雙方戰事俘虜及死屍進行交換，關於此事當地雙方軍隊代表應立即商同執行。」此外還商定日滿及蘇蒙各派代表三人勘定「滿洲國」與「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邊界。國際還傳說日蘇將由此進一步定立互不侵犯條約。而遠東方面又傳出日本將組中日德意蘇五國同盟，此種計劃目標正在英國。日本國內的輿論已一改向來態度開始反美了，這是大可注意的日本外交的動向。